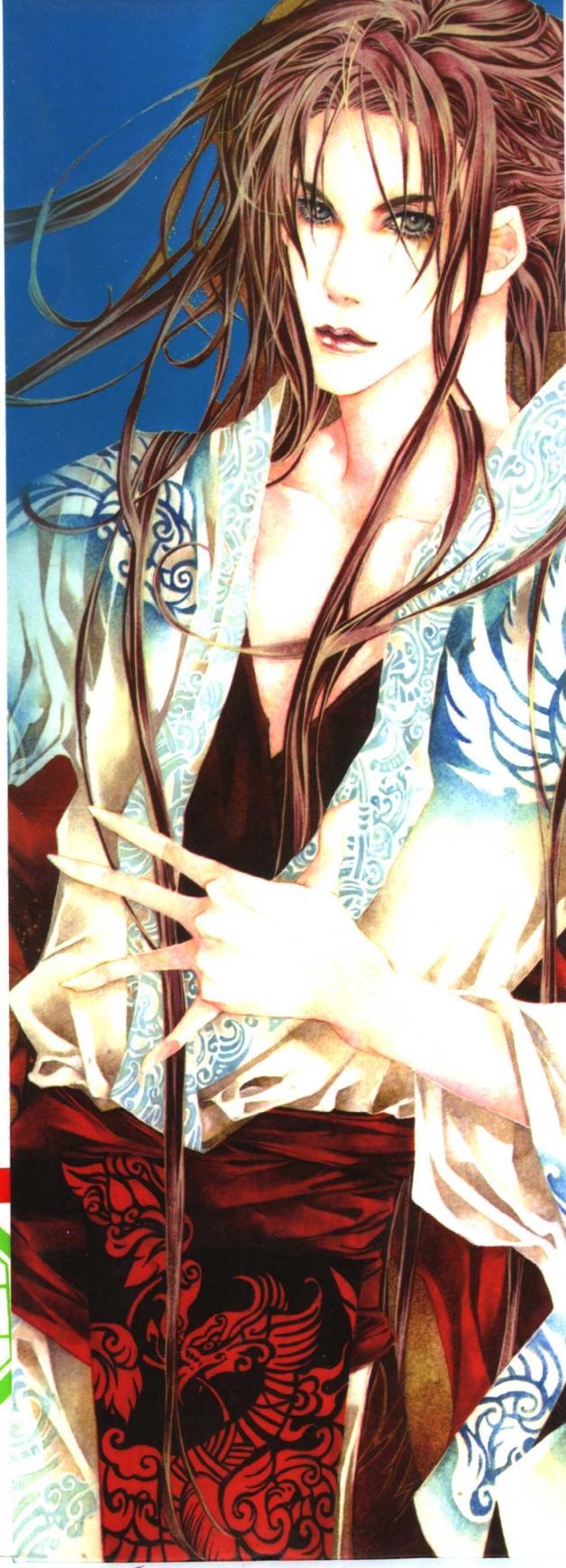


言情
穿越



【沧都篇】

绾青丝，挽情思，任风雨飘摇，人生不惧。
浮生一梦醉眼看，海如波，心如皓月，雪似天赐。你自妖娆，我自伴。永不相弃！

II

波波 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绾青丝

WAN · QING · SI

波波◎著



WAN·QING·SI

【沧州篇】

沧州



花山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绾青丝. 2 / 波波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

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80673-968-6

I . 缙... II . 波... III . 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1433 号

绾青丝 2

作 者: 波 波 策 划: 张国嵒
责任编辑: 尹志秀 李 伟 美术编辑: 美 慧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特约编辑: 孟 祜
封面设计: 门乃婷 责任校对: 成 仁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265 千字
印 张: 18
版 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3-968-6
定 价: 2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WAN · QING · SI

波波

本名黎珂，女，1976年清明生于重庆垫江，目前在交通行业工作。

2001年开始在网上写文，以《绾青丝》成名于网络。曾出版小说《花神的女儿》，并著有《珠子》、《追》等。

写文是为了自我满足，若能在娱乐自己的同时给读者带去一点快乐，是我莫大的幸福，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所有朋友！



魔方工厂投稿信箱：
MOREFUNTEHU@VIP.SINA.COM
MOTIE@VIP.SOHU.COM



目
CONTENTS

录

1

第 01 章 · 大哥 · 1

第 02 章 · 结义 · 5

第 03 章 · 结缘 · 10

第 04 章 · 求租 · 15

第 11 章 · 赎罪 · 45

第 05 章 · 偶遇 · 21

第 12 章 · 接货 · 49

第 06 章 · 影子 · 25

第 13 章 · 离别 · 53

第 07 章 · 说书 · 29

第 14 章 · 生活 · 58

第 21 章 · 退婚 · 91

第 08 章 · 结怨 · 33

第 15 章 · 出塞 · 62

第 22 章 · 逼婚 · 96

第 09 章 · 报仇 · 37

第 16 章 · 戏吻 · 68

第 23 章 · 奸夫 · 101

第 10 章 · 应聘 · 41

第 17 章 · 星空 · 73

第 24 章 · 祭神 · 106

第 18 章 · 马赛 · 77

第 25 章 · 逃生 · 112

第 19 章 · 赠刀 · 82

第 26 章 · 遇狼 · 117

第 20 章 · 下聘 · 86

第 27 章 · 阿牛 · 122

第 28 章 · 信息 · 127

第 29 章 · 神驹 · 132

第 30 章 · 夜袭 · 137

第 31 章 · 熟人 · 142

第 32 章 · 掌柜 · 147

第 33 章 · 火锅 · 152

第 34 章 · 老爷 · 157

第 35 章 · 做媒 · 162

第 36 章 · 大单 · 167

第 37 章 · 失货 · 172

第 38 章 · 堂审 · 177

第 39 章 · 神婆 · 182

第 40 章 · 血礼 · 187

第 41 章 · 反思 · 192

第 42 章 · 卖歌 · 197

第 43 章 · 水鱼 · 202

第 44 章 · 情愫 · 208

第 45 章 · 富侯 · 215

第 46 章 · 诗会 · 220

第 47 章 · 内情 · 228

第 48 章 · 穿帮 · 233

第 49 章 · 原委 · 238

第 50 章 · 云峥 · 243

第 51 章 · 旧仇 · 2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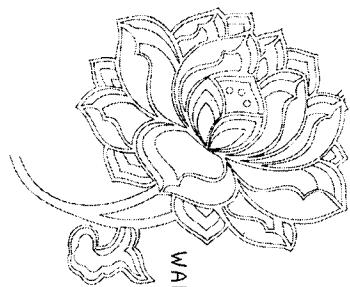
第 52 章 · 情定 · 255

第 53 章 · 露底 · 260

第 54 章 · 援手 · 265

第 55 章 · 情殇 · 270

第 56 章 · 花嫁 · 277



车轮滚滚，黄沙漫天。

通往沧州的官道上，我和小红雇的马车正在疾驰。这古代的马路，走起来真是够受罪的，晴天黄沙滚滚，雨天泥泞难行，赶一天路下来，摸一摸脸上都是细细的粉尘。这样的交通条件，信息哪里传递快捷得起来？怪不得江湖中人喜欢用飞鸽传书了。

十日前，我带着小红，辞别了玉蝶儿，赶往沧州。那是天曌国除京师以外最繁华的城市，我带着与锦绣庄金大娘签订的合约，去那里开锦绣庄沧州分号。与金大娘合作，是一时兴起。身子好利索后，我去金大娘那里取我之前托她帮我做的那些衣物，还有十二生肖卡通公仔的样品，金大娘有意邀我去锦绣庄帮她打工，我则转了下心思。一则我不想留在京城，这里有太多令人不快的记忆，换个环境，是我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。二则我想拥有自己的事业，不想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裳。我当即问她有没有意思将锦绣庄扩大，去别的城市开间分店，没想到一拍即合，金大娘当即就同意了，双方各出资一半，金大娘负责材料的供给，我则负责管理，包括新产品的开发。

从锦绣庄出来，我去了趟周大婶儿家，之前应承福生，十二生肖的样品做出来，送他几只玩。我特意送过去，告诉他们我要远行，请他们给凤歌、寂将军和红叶分别送一封我之前写好的辞别信。

不是不想当面与他们告别，只是如今，哪个我都不方便见，罢了罢了，少了些悲悲切切的离别愁绪也好。

马车停了下来，小红诧异地撩开帘子，道：“宋镖师，怎么回事？”

赶车的镖师宋大刚，是金大娘从京城镇远镖局请来，护送我和小红上路的。京城至沧州路途遥远，山路崎岖，沿途有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强盗，她担心我和小红两个女子上路不安全，便请了镖师护送，这一路行来，倒也平平安安，未遇到什么祸事。



“叶姑娘，前面的道被泥石堵了，咱们今天可能要转道走山路了。”宋大刚在车厢外答。

我如今恢复了自己的本名，叶海花，这个平凡得甚至有些土气和俗气的名字，跟我的人一样普通。我不再是卡门，倚红楼的艳妓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一个希望过些平凡生活的小女子。

“转道走山路安全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这一带没听说过有土匪出没，不过转道走山路，今晚就赶不到前面的松林镇住宿了。”宋大刚道。

我撩开帘子看前方的道路，前几天的一场大雨雪使道路边坡的泥石滚落下来，截断了官道，看那样子，不是一天两天能修通的。我想了想：“就听宋镖师安排吧。”

山道覆盖着积雪，比官道难行得多，马车更是颠簸。我和小红在车里被颠得有些反胃，小红撩了帘子对宋大刚道：“宋镖师，你停一停，我家姑娘不太舒服。”

车停下来，我赶紧下车，冲到路旁吐。拭干涕泪，抬眼望天，已近黄昏，宋大刚见我如此难受，道：“姑娘没事吧？不如下车走一段路，到前面的树林里，可以休息一晚，明天再上路。”

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，我们又不赶时间，走得这么辛苦，歇一歇也好。索性拿出郊游的心情，让宋大刚驾着空车在前，我和小红步行在后。

抬眼望去，山色青葱，树丫上覆着皑皑白雪，结着形态各异的冰挂，林间的积雪颇深，白云如烟似雾，待沉的夕阳像金色的鸭蛋黄一样，散发着浓郁的金光。我前世居住的城市，冬天鲜少下雪，即便偶尔有一点米粒小雪，也断然形不成积雪，常常是晚上一夜，白天就化了。此刻见到这样的雪景，真是满心欢喜。

行到树林间一块较开阔的空地，天已经黑下来，我们决定在此露宿。宋大刚砍了些树枝燃起篝火，我们围在火堆前吃干粮。我看了看眼前的情况，有些犯难。原来我们是要赶到松林镇投宿的，如今赶不去，我和小红还可以在车里将就一晚，可是宋大刚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也进车厢里来吧？可是如果不让他进车厢里，他就得在雪地上睡觉。宋大刚看出我的表情，笑道：“姑娘别担心，咱们习武之人在哪里都能打盹儿睡一觉。”他说着，从车后取来羊皮毡子，往地上一铺，再一卷，就裹成个睡袋。

我放下心来，笑道：“那委屈宋镖师了。”

夜里睡得不稳，迷迷糊糊中，感觉有个人钻进车厢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宋大刚一脸淫笑，向我扑来，我惊叫着推开他，骇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装什么装，大爷认识你，你就是倚红楼大名鼎鼎的艳妓卡门，登台那天，大爷见过你跳艳舞。”宋大刚嗤道，“那骚样儿，引得寂将军一掷千金，现在我也要尝尝你的滋味……”

说着，不由分说地剥我的衣服，我尖叫着挣扎，小红被惊醒了，见状扑过来拉他，被他使劲一推，撞到车厢上晕过去，我大惊：“小红……”想扑过去，被他一把拉回来，压到身下：“娘的！你这样的货色，睡一晚要千金，现在老子分文不给，看你能拿老子怎么办……”

“放开我！”我拼命挣扎，心中恐惧到了顶点，荒郊野岭，谁来救我？只怕今日也是他有心引我们走这山道。宋大刚狰狞的脸在我面前不停地晃动，臭烘烘的嘴覆到我唇上，我一阵反胃，一口酸水吐出来，喷到他脸上。

“娘的！”他扬手给我一记耳光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牙齿也有些松动，嘶，外衣被他撕开，里衣被他一把扯破。我绝望地流下泪来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总是躲不开被人凌辱的噩运？

身子的压力骤然一轻，我睁大眼，见宋大刚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去，我赶紧爬起来，撩开车厢帘子，只见一道银光闪过，宋大刚像条死鱼一样栽倒在雪地上，一个蓝衣男子持剑站在他的尸体前。我跌跌撞撞地爬出车厢，跑上前去，夺过蓝衣男子手中的剑，没头没脑地砍向雪地上的死人：“去死，你去死，你这个浑蛋！你不得好死……”

泪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疯了似的又哭又骂，把宋大刚的尸体砍得血肉横飞。身子骤然一紧，我被人紧紧地箍住，剑被人从手中夺去，有人在我耳边道：“小雪，冷静一点，小雪……”

我的身子软下来，无力地滑坐到地上，那个蓝衣男子转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抬起我的脸，蹙额道：“小雪……”

我抬眼看他，小雪？眼前的男子我没见过，浓眉大眼，不算漂亮，却很酷，眼神异常刚毅，我望着他的眼睛，将手挡到他的鼻唇上，无力地笑了笑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是他，那个三番五次救我的黑衣人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是蔚蓝雪的大哥，蔚彤枫。他欣喜地道：“是我，小雪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我说了我不是小雪。”

“你是。”他目光灼灼地看我，眼神落到我的胸前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下去，惊呼一声，将破烂的里衣裹了裹，遮住裸在外面的双峰，却听他轻声道，“劫狱那次，你说你不是小雪，我也怀疑过，可现在，就算你不承认，你胸上的黑痣也骗不了人，你明



明就是小雪。”

他的唇落下来，覆在我的唇上，热烈地吮吻，带着痛楚、懊恼和悲悯的语气喃喃地轻喘道：“小雪，我的小雪，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

我吃惊地睁大眼，难道他不是蔚彤枫？狠狠地推开他，我抽了他一记耳光：“我不是小雪，你听不懂吗？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吃惊地抚着被我掴过的脸颊：“小雪，我是大哥啊。”

果真是蔚彤枫，我脑袋有点蒙，这蔚蓝雪与她大哥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？何以他会知道蔚蓝雪乳头上长了一颗黑痣？何以他会以吻恋人的吻来亲吻蔚蓝雪？他那样的语气，难道这兄妹二人之间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畸恋？我倒抽了一口气，难道这便是蔚锦岚锁住蔚蓝雪，不让她见人的原因吗？就是阻止兄妹相恋，做出乱伦的丑事？

我捂住脑袋，天啊，老天，怎么什么事都被我遇到了？你是不是在耍我啊？

“小雪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，大哥都不会怪你。”他见我一副头痛的样子，抓紧我的手，仿佛承诺一般地道，“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，我可怜的小雪，你放心，大哥以后会保护你，你再也不会受到伤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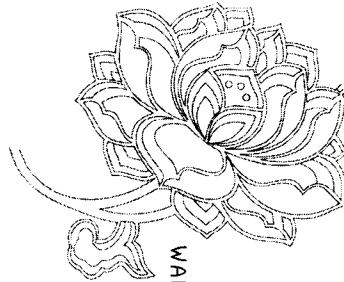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白痴！我有气无力地道：“我真的不是小雪，你为什么不相信？”我又气又急，我是真的不想和蔚蓝雪这个名字扯在一起，“我叫叶海花、叶海花！”

“是，是，你是叶海花，不是小雪！”他蓦地抱紧我，仿佛怕刺激我，用哄小孩的口气道，“你说你是谁都没关系，总之以后，大哥不会再离开你了……”

我的天啊！我欲哭无泪。人真的是很奇怪，我说我不是蔚蓝雪的时候，偏偏有人拿出一百种证据来证明我是她。如果当初我说我是蔚蓝雪，恐怕他们又会找出一百种证据来证明我不是她吧？什么心理啊？我又好气又好笑，没好气地推开他：“随便你吧，我要歇息了，你别烦我。”

爬进车厢里，我见小红还晕着，试了试她的鼻息，松了口气，把她放平睡好。一时心中又烦又乱，沾上这个蔚家大哥，终归不是什么好事，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，可是如果这一路上有他护送的话，我和小红平安到达沧州的机会就大得多。

我悄悄撩开一角车帘，见他正在挖坑，大概是想把宋大刚埋起来。咬了咬唇，算了，想那么多也白搭，他若真想与我同行，我阻止得了吗？以后再寻机会告诉他，我真的不是蔚蓝雪吧。



WAN · QING · SI

积雪的林间，没有鸟声。我从沉睡中醒来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有丝亮光从车厢的布帘外透进来，是早晨了吧？小红还在睡着，我整理好衣服钻出车厢，见蔚彤枫抱着剑，倚着一棵大树闭目睡着。篝火不知何时已经熄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轻轻走过去，蹲在地上打量他。

果然是蔚蓝雪的血亲啊，眉目间颇有几分神似。我盯着他，在心里思考着，如果他真与自己的妹妹有段不伦之恋，之前他行刺宇公子的动机，我大概找到了，是为了阻止蔚蓝雪进宫为妃吧？如果蔚锦岚把蔚蓝雪锁起来的原因是不想让他们兄妹乱来，只怕半年前这位蔚家大哥被赶出家门的原因，也未必像红叶说得那么单纯。我之前还以为他对红叶有点意思，照昨天的发现看来，这位蔚家大哥不喜欢红叶的原因根本不是我最初猜测的那样子。还有，我仍然坚持我最初的观点，不管他行刺宇公子的动机是什么，他一个人根本做不到这件事，我不知道他的性格是否真的莽撞无知，但行刺之事，有人暗中助他，是我可以肯定的，会是谁？难道是那位与他交情不错的九爷？若是，莫非那九爷也对这皇位有所觊觎？

我的额头蹙起来。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当今天子登基不久，皇位还没坐稳，又没有子嗣，若是遇刺身亡，最有可能继位的就是这个皇弟。若是真的，这位九王爷也必是个城府极深之人，他不会想不到行刺皇帝无外乎两个结果，成功自然好，若是失败，或这位蔚家大哥被擒，就算蔚家大哥讲义气不供他出来，也逃脱不了牵连家人，不管这蔚丞相是一心想把女儿送进宫以巩固地位也好，还是皇帝封他女儿为妃好拉拢他这一派也罢，都可以肯定，他不是站在九王爷一边的。若是蔚彤枫行刺失败，能趁机铲除掉蔚家的势力，也等于卸了皇帝的左膀右臂。红叶，你曾说九爷是个洒脱人儿，只怕他的洒脱性情，也是装出来的，红叶啊，你爱的到底是谁，不管是那位九爷，还是这位蔚家大哥，恐怕都注定心伤。



宇，你的身边，还真是有一群恶狼虎视眈眈呢。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朝朝代代，都免不了兄弟相残、手足阋墙，都说皇帝的敌人最多，内忧外患、防不胜防，果真不假呵。我淡淡地笑起来，自求多福吧，宇。皇帝，果真是这世上最孤单、最可怜的人。

我垂着眼睑沉思，没注意到蔚彤枫已经睁开眼睛，默默地看着我。小红醒过来，从车厢里钻出来：“姑娘……”

我回过头，微微一笑：“醒了？”

她点点头，下车向我走来：“姑娘，昨晚……”

“昨晚幸亏这位公子救了我们。”我拉过她，抬眼看着蔚彤枫，微笑道，“看我糊涂的，这位公子高姓大名？”

“小雪……”蔚彤枫张口又来。我眼神一凌，他蓦地住嘴，神情复杂地看着我，“在下蔚彤枫。”

“蔚公子。”我装模作样地拉着小红福了福，笑道，“小女子叶海花，这是我妹妹小红，谢过蔚公子昨晚的救命之恩。”

“不客气……”蔚大少的脑筋大概还没有转过弯儿来，嗫嚅地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生疏有礼的话。我笑了笑，轻声道：“我与小红准备去沧都，蔚公子这是准备打哪儿去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沉声道，“我也要去沧都，叶姑娘若不嫌弃，在下愿送姑娘一程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故意迟疑，“孤男寡女一起上路，只怕多有不便……”心中吐得稀里哗啦，叶海花，你真不要脸。

“在下可以暗中护送姑娘，不与姑娘一同上路。”蔚大少生怕我不答应，急忙道。我转了下眼珠，笑道：“蔚公子如此盛情，小女子倒有一个主意。”

“呃？”蔚大少愣愣地看我，我笑道：“蔚公子昨晚舍身救人，民女十分敬佩和仰慕公子，不如我们今日在此结为异姓兄妹，一同上路，也可免去闲言闲语。”

我要快刀斩乱麻，断了蔚彤枫对蔚蓝雪的念想。不管他对蔚蓝雪是真情还是迷恋，都是我不能接受的，莫说他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陌生人，即便我承认我是蔚蓝雪又如何？兄妹乱伦，我的灵魂虽然不是蔚蓝雪，心理上能接受他，生理上也不能承受。

他呆住了，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一脸无辜和天真，随即故意带上一丝黯然的神情：“蔚公子不愿意吗？是不是嫌弃小女子曾经沦落青楼……”

“不……”他猛地开口打断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楚，“在下绝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姑娘肯与在下结拜，在下求之不得。”

我嘘了口气，好了好了，暂时搞定这家伙。我拉着他跪到地上，学着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，对天起誓道：“苍天在上，今有蔚彤枫、叶海花二人，虽为异姓，愿结为兄妹，以后同心协力、肝胆相照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，皇天后土，实鉴此心，若违背誓言，天人共诛！”我本来还想说些煽情的如“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”之类的誓词，想想还是作罢，自从借尸还魂后，我已经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了，这漫天神佛看着，还是小心一点儿好。誓毕，我对着老天磕了三个响头，转头看蔚彤枫还愣着，笑道，“大哥，你怎么啦？”

蔚彤枫看了我一眼，将我刚才念的誓词跟着念了一遍，拜了老天，又对我施了一礼：“妹妹……”

“大哥不用多礼，你以后叫我叶儿好了。”我牵他起身，心知他此际一定心情复杂，也不想让他想太多，笑道，“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，可惜这里没有庆祝的东西，等我们赶到松林镇，一定要先找个酒馆喝两杯。”

“不错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。”他深深地看着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心里的包袱，笑了笑，“我们先赶路吧。”

我浅浅一笑，拉着小红上车。心中这块大石，算是暂时放下了。这一路有蔚家大哥照应着，再也没有遇到祸事，有次经过石陀山，遇到一伙强盗，蔚大少三两下就把人打跑了。日子在路途中慢慢消耗着，蔚彤枫不再时时刻刻想证明我就是蔚蓝雪，似乎默认了我这个叶海花的身份，只是，不知道是他本来就不爱讲话还是经常在回想他与蔚蓝雪的往事，他沉默的时候居多，我偶尔花心思逗他，才能让他露出罕见的笑容。这样性格的人，会莽撞吗？还是经受了打击之后，性情大变？

这一日与往日也没什么不同，蔚家大哥在前面驾马车，我和小红在车厢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本来倚红楼关门大吉之后，我曾问过小红是否愿意回家，但这丫头宁死不从，哭得好不伤心，宁可跟着我过漂泊的日子，看来她那无良的兄嫂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她既愿意跟着我，我带着她也无防，好歹有个贴心的人照应，有个伴儿可以说说话。

从我们身后的官道传来嘚嘚的马蹄声，声音又快又急促，谁赶路赶得这么急？我好奇地撩开车厢后的窗帘子，见一骑快马疾驰而来，后面紧跟着辆双马大车。那单骑冲到我们车旁，马上的青衣骑士吼了一句：“闪开！”一鞭子便向我们的马车抽过



来。我们的马儿受惊，嘶……地长鸣一声，在道上乱跑起来，反而阻了身后的大车。我和小红在车内被颠得东倒西歪，蔚彤枫赶紧稳住受惊的马儿，等我们好不容易扶着车厢坐稳了，那跑在前面的骑士见我们的车阻在道上，奔回来，一鞭子又抽过来：“闪开，别阻我家老爷的道！”

嗬，好嚣张的恶奴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抽过来的鞭子被蔚彤枫一把抓在手里，稍一用力，马上的青衣男子被他扯下马背，滚到地上，还未站起来，蔚彤枫冷哼一声，跃下马车，一句话没说，剑已拔出，架到了一身黄泥的骑士脖子上。

“住手！”我赶紧出声。没想到身后的马车里也传来同样的一句话，我撩了帘子出去，见大马车里钻出一男一女两个彩衣小童，扶着一个青衣老者从车上走下来。我仔细打量那老人，见他衣着简单，用料却上乘，看来是有钱人家，否则也养不起这样嚣张的家奴。他身形清瘦，年约六旬，留着长须，鹤发鸡皮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不怒自威。扶着他的两个彩衣小童，也是眉清目秀、粉妆玉琢。

“这位公子，不知老朽家奴有何得罪之处，要刀兵相见。”青衣老者咳嗽了一声，语气不善地望着我们。

嗬，恶人先告状呀！蔚彤枫冷笑一声，哼道：“何不让他自己说。”

那青衣男子被蔚彤枫的刀架在脖子上，倒也不惧，看了我们一眼，再看向那青衣老者，一脸恭敬地道：“老爷，我心急赶路，所以想让他们让一让。”

这轻描淡写的，我淡淡地笑了：“这位老爷，若是你们心急便可以随意拿鞭子打人，再急一点是不是要杀人放火了？”

那青衣老者看到蔚彤枫手里的马鞭，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云德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这暴躁脾气要改，总是给我闯祸。”

青衣男子被这老者一骂，不敢再说一句，低头不语。那老者转头道：“这位公子，是老朽家奴无礼，你大人大量，莫与他一个下人计较。”嗬，还好，是个会做人的，不是一味护短的主儿。

蔚家大哥面无表情地收回长剑，那青衣男子赶紧从地上爬起来。我见蔚彤枫一脸不爽，笑了笑，上前道：“大哥，我们把车往边上赶，既然这位老爷着急赶路，咱们就让让吧。”出门在外的，与人生怨不是好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蔚彤枫也不答我，上前牵马，把马车靠到官道边上。我转身看向那青衣老者，笑道：“这位老爷，我大哥也有不是之处，若这位青衣大哥没有摔伤，你们就请先赶路吧。”

老者看着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通情达理，老朽谢过了。云德，走吧。”说完，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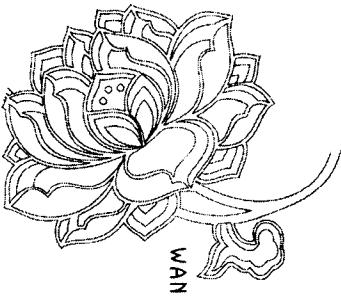
在两个童子的搀扶下上了车。那云德看了我们一眼，想必心中有气，哼了一声，却也不敢多言，翻身上马，往前冲去，身后的大马车也在马夫的驾驶下跟上前去。

我见那一车一骑去远了，看向一脸不高兴的蔚彤枫，笑着拉起他的手道：“好啦，好大哥，别恼了，犯得着为这些不着边的事儿生气吗？”

他看着我，脸上有了一丝笑容：“你没摔着吧。”

“没事，好着呢。”我笑道，“我们也赶路吧。”

他笑了笑，扶着我上了马车。马车缓缓动起来，继续向前方行去，刚刚那一幕，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。我躺下来，枕在小红腿上，打了个呵欠，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


第03章

结缘

黄昏的时候我们赶到了白石镇，到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投宿。一进店门，就看到大堂一角的桌子旁边，坐着白天与我们在路上起过纠纷的青衣老者。两个彩衣小童站在他身后，那个青衣男子倒是不曾见着。

青衣老者桌上摆了四五样小菜，却没有酒，想来真是赶路赶得急。见到我们进来，那老者对我们微微一笑，点了下头。我笑着点头示意，与蔚家大哥和小红坐到另一张桌旁，跟小二要了酒菜，吃起来。

一会儿，见之前那青衣男子从客栈外走进来，急匆匆地跑到青衣老者耳边，说了些什么，那青衣老者面色骤然一变，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，手紧紧地捂在胸口上，青衣男子大惊失色：“老爷，您怎么样了……”

两个彩衣童子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里翻出一个小玉瓶，倒出药丸，塞到那青衣老者口中。那老者短短一会儿工夫，已经口唇发青，冷汗直冒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那药丸塞进嘴里，竟然吞不进去，一口喷了出来。那青衣男子和两个童子吓得脸都白了，手忙脚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大堂里用餐的客人围过去，对那青衣男子道：“赶紧去镇上请大夫呀……”

这样子，是心脏病犯了吧？我幼时被医生误诊过有心脏病，所以对它的发病症状有一些了解。记得幼时每次和父母登山郊游，登得稍高一些，母亲总是让我看看山下，担心地问：“晕不晕？晕不晕？”直到后来确定了是误诊，母亲还是改不了那习惯，走到高处都要问一下我晕不晕。我望着眼前这混乱的一幕，想起过世的母亲，眼睛不由得有些热。那青衣男子奔出客栈，我站起来，挤进人群里，突然听到两个童子惊慌地哭叫起来：“老爷，老爷死了……”

死了？哪里有那么快？心脏病病发的时候，疼痛起码会持续超过十五分钟以上，如果这么短的时间就停止呼吸，应该是呼吸不畅造成的休克。我蹲下身，试了试青衣老者



的鼻息，果然没有呼吸了，再将手放到心脏处，心脏也停止了跳动。当即不假思索地动手，扯开青衣老者的领口，让他透气。两个童子见状，大惊着扑上来拉我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别动，你们还想不想你家老爷醒过来？”我厉声道。那两个童子怔了怔，不敢动手拉我了，我伸手在老者的胸部使劲有规律地按压，然后托起他的下颌，进行人工呼吸，围观的人全都倒抽一口气，嗡嗡地窃窃私语，老者的胸口有了些反应，我继续按压，一边对那两个童子道，“让围着的人散开一点，让你家老爷好透气。”之前这套急救术在寂平安身上试验了一次，这次做起来也熟练得多了。

两个童子闻言，赶紧照我的吩咐做，这时那青衣男子带了一个大夫回来，见我正在给青衣老者做心脏人工急救，怒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我还来不及回答，只听到那老者咳了一下，缓缓睁开眼睛，两个童子大喜过望，扑上前去扶那老人坐起来。我松了口气，站起来道：“现在让大夫给看看吧，你们的药现在可以喂给他吃了。”

青衣男子赶紧让大夫前去把脉，围观的人见老人醒了，惊讶万分，指指点点地望着我。我皱了皱眉，对蔚彤枫道：“大哥，下面闹哄哄的，让小二哥把酒菜送到房间去吃吧。”

在房里吃饭，蔚家大哥脸黑黑的，小红的眼睛在我和他脸上转来转去，忐忑不安。我知道他不高兴什么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光天化日对着个老头嘴对嘴吹气，想了想，还是跟他解释一下吧，免得要整天对着他那张黑脸。

我放下筷子，望着蔚彤枫道：“刚刚在楼下，我做的那个是我家乡的急救术，对刚刚停止呼吸的人可以用那种方法让人醒过来。”

“嗯。”他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
我想了想：“我只是救人，在我眼里他就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病人！”

“嗯。”他扒着饭，没多余的话。

我笑了笑：“大哥要是这样了我也会这样救的。”

他咳了一下，饭包在嘴里，脸涨得通红，我看了一眼小红道：“小红要是这样了我也会这样救的。”

小红呵呵地笑起来。蔚彤枫把嘴里的饭吞下去，抿了抿唇，唇角终于有了一丝笑意。我舒了口气，给他夹了一块肉，笑道：“吃饭。”

刚刚吃完饭，有人敲我的房门，小红过去开门，见是那个青衣老者的家奴云德，